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十七回 鄧法官死後誅妖 孫癩子山居修道

話說梨子一送到鄧法官的口邊，鄧法官張口便咬，這七人都睜開笑眼望著。不料鄧法官一口連婦人的手都咬著了。嚇得婦人慌忙縮手，拖起兩籬梨子轉身就跑，兩腳比飛還快。七人不知是什麼緣故，都驚得怔住了。鄧法官苦著臉，跺腳說道：「上了妖精的大當了！我活著不能報這仇恨，便是死了也不饒她，我有事去，不能在此奉陪諸位了。」姓許的連忙問道：「畢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們是當面看見的，何妨說給我們知道呢？」鄧法官將走，忽停了腳說道：「不是不能說給你們聽。不過我上了妖精的當，去死已不遠了，還有許多未了的事，須趁此時回去做了。剛才這個販梨子的婦人，就是害了張一的妖精，也就是這株古梨樹的木妖。我一時大意了，不曾識破她，及至那梨子一著口，覺得有針射進了我的舌頭，才悟出她的來歷。打算一口咬破她的指頭，誰知敵不過她通靈乖覺，不待見血就縮回去跑了。若被我咬見了血，她也沒有活命。於今她有針射進了我的舌尖，早則三天，遲則七天，必然身死。只是我雖身死，這道路旁邊的大害，我必替地方人除去。你們看著便了！」姓許的道：「這樹經昨日釘了那口鐵釘，今日不是已有大半枯黃了，快要完全死去的嗎？」鄧法官搖頭道：「這也是妖精的狡計，並非真的枯黃，故意黃了些枝葉，使我不疑心的，我去了！」當即拔步急急的回家。到家便把王大門神，趙如海兩個徒弟叫到跟前，說道：「我當日在茅山學法的時候，祖師就判定了我是應當木解的，於今我木解的時期已經到了，因我平日用錢釘釘死的木妖很多，今日應得仍受木妖的報。劫數注定了是如此，任憑有多大的力量也無可挽回。我本人身後的事倒很容易，用不著我此時吩咐準備。就只有我的法術，你兩人所得的有限，我帶到土裡去也沒用處。須完全傳授給你們。不過法術不能同時盡數傳給兩個徒弟，只能看誰與我有緣，便傳授給誰。未得真傳的，可再從這個得了真傳的學習。有緣無緣怎生看法呢？歷來都是一般的試法：我閉了雙眼，盤膝坐在床上，將帳門放下。不問有幾個徒弟，從大到小，一個個挨次拿槍在帳外對我刺殺。與我無緣的，無論如何槍法高妙，也刺我不著，有緣的毫不費事就刺著了，這就名叫做徒弟打師傅。每人可以刺數口槍，直到刺到自信刺不著才罷。」王大門神問道：「隨便如何刺殺都行嗎？」鄧法官點頭道：「這是自然。只看你要加何刺才刺得著，便可以如何刺，就是悄悄的轉到我背後刺來也使得。照次序應該大徒弟先刺，你是我的大徒弟，由醴陵相從我到這裡，朝夕不曾離過左右，我很喜歡你，很想得法術完全傳給你。但不知你與我的緣法如何？不能不這麼試試。」

王大門神心想：「論槍法，我是遠不及趙如海。只是師傅既閉眼坐著不動，又可以從背後刺去，又可以刺到數口槍，豈有刺不著的道理？幸虧我是大徒弟，首先輪我動手，這是師傅存心要將法術傳給我，所以用這種法子來試。若是趙如海是大徒弟，我做了二徒弟的便無望了。」心裡越想越高興，取了一桿長槍在手。看趙如海蹙著眉，苦著臉，甚是著急的樣子。王大門神料知他是因得不了真傳著急，也不去理會他。

等鄧法官盤膝在床上坐好了，吩咐放下帳門來。遂槍在手，仔細覷定了方向，鄧法官已開口喊道：「儘管刺過來，刺中了是你的造化！」王大門神恐怕鄧法官躲閃，將槍尖靠近帳門，離鄧法官的身體不過尺來遠近。鄧法官話剛說了，就挺槍直刺進去，自以為這一槍是沒有刺不中的！誰知槍尖是著在柔軟的帳門上，不用力還好，一用力便登時滑到旁邊去了。身體向前一栽，倒險些兒把自己栽倒了，不由得怔了一怔，暗自想道：原來是我自己沒有當心，槍尖在帳門外面，隔了這門一層不能著力的東西，用力刺過去如何能不滑開呢？好了，師傅沒限定我刺多少下，一下不中沒要緊。隨即抽回槍看了看槍尖，覺得很是鋒利，其所以刺不進帳，是因帳門垂下來，下面不似兩頭及後方有竹簾壓著，活活動動的，槍尖不容易透穿進去。若從兩頭刺進去，只須槍尖刺進了帳子，師傅明明坐在中間，那怕刺不著。遂挺槍跳過床頭，對準鄧法官的所在，又猛力刺將去，以為床頭的帳子是一刺一個窟窿的。只要槍尖刺進了帳子，就伸進槍去一陣亂攪，床上只有這們大的地方，坐著不動的鄧法官斷沒有不碰著槍尖的道理。

誰知王大門神是一個不會武藝的人，平日一次也不曾使用過長槍。初次將長槍握在手中，自覺用盡全身的氣力，槍尖上竟是一點力也沒有。瀏陽人家懸掛的床帳，多是用極粗的夏布做的。粗夏布比一切的布都牢實，那裡刺得穿呢？只刺得槍尖向上一滑，奈用力過猛，槍尖直刺在天花板上，震得許多灰塵掉下來。王大門神一抬頭，兩眼都被灰塵迷了，一時再也睜不開來。只得騰出一隻手來揉眼，想不到那灰塵越陷在眼裡不得出來，眼淚倒是如喪考妣的流個不住，並且痛得非常。滿心想放下槍來，去外面用清水洗一洗眼睛再來刺殺師傅，又恐怕自己走開了，按次序須輪到趙如海來刺。趙如海的槍法高妙，一被趙如海刺著，自己便落了空，大徒弟弄得須向二徒弟學習法術，不但面子上難為情，心裡也有些不甘願，不過兩眼痛到這步，不去用清水洗淨、如何能盼得開呢？只得叫了一聲師傅，說道：「我還只刺了兩下，就把兩眼弄得不看見了。想去拿冷水洗一洗再來刺，行麼？」

鄧法官在床上閉著眼睛，問道：「好好的兩隻眼睛，怎麼無緣無故會不看見呢？歷來師傅臨死傳徒弟的法術，刺師傅是照例不能停留等待的，我若破了這個例，你們將來傳徒弟都麻煩。刺得著師傅的便是有緣。自問不能再刺，就得讓給以下的人。若各人都刺個不歇手，眼痛了可以洗一回再來刺，那麼，疲乏了也可以休息一回再來刺，誰刺不著，便誰不肯放手，不是永無了期嗎？你能不停留的刺下去便罷，不然就且讓給趙如海刺了再說，如果趙如海也刺不著，你兩人就可以平分了你的法術，誰也不能得到完全的真傳。」

王大門神聽了，一手仍握著槍不肯放，打算忍耐著兩眼的痛苦，非刺著師傅不放手。無如兩眼經手一揉擦，竟腫起來比胡桃還大，用力也睜不開來。連鄧法官坐的地位，都認不準確了，情急得只管跺腳。鄧法官催促道：「能刺就快刺過來！」王大門神口裡答應，回耐不湊巧的兩眼，正在這要緊的關頭，痛的比刀割更厲害。心裡也知道睜開眼尚且刺不著，閉了眼如何刺得著？被催促得只好長歎了一聲道：「我沒有這緣法，趙如海你來罷。」說畢，將長槍向地下一擲，雙手捧著眼哭起來了。

趙如海也叫著師傅，說道：「我自願不得師傅的真傳，請師傅傳給大師兄罷。」鄧法官道：「沒有這種辦法。要授真傳，照例應是這們試試緣法。你是會使槍的，使槍刺過來罷！」趙如海道：「我就有這緣法，也不願意是這們得真傳。」鄧法官詫異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從來學法的人，都是如此，你何以不願意？」趙如海道：「我相從師傅學法，年數雖不及大師兄久，然也有兩三年了。平日蒙師傅傳授我的法術，恩義深重，我絲毫不能報答師傅，心裡已是不安。今日師傅被妖精害了，我做徒弟的又不能替師傅報仇雪恨，怎忍心再拿槍向師傅刺殺？象大師兄這們刺不著倒還罷了，若萬一我一槍刺到了師傅身上，我豈不成了一個萬世的罪人？」

鄧法官道：「你的話雖不賴，但是茅山教傳徒弟規矩是這們的。你要知道，我即能做你師傅，決不至怕你刺殺，巴不得你能刺中才好。」趙如海道：「我的槍法不比大師兄。大師兄是個不懂武藝的，他手上毫無力氣，所以槍尖刺不透帳子。我從小就練武藝，槍法更是靠得住。師傅坐在床上不動，除了用法術使我刺不著便罷，若不用法術，有緣法的仍是刺得著。我寧死也不忍挺槍對準師傅刺去，真傳得不著有什麼要緊。」鄧法官聽了，猛然跳下床來，一面點頭，一面笑道：「這才是我的徒弟，夠得上得我真傳的。」說時，回頭望著王大門神道：「你只管哭些什麼，你自己不想得我的真傳，怨不得趙如海，更怨不得我，你心裡也不思量思量？我坐在床上不動，你一槍若把我刺死了，試問你向誰去得真傳的法術？快給我滾出去罷。我收你做了這們多年的徒弟，也傳了你不少的法術。我於今死在臨頭了，你還忍心挺槍刺我以求法術，你自己憑良心說，尚有半點師徒的情分麼？我的法術如何肯傳給目無師長的徒弟！」王大門神沒有言語爭辯，兩眼還是痛不可耐，只得恨恨的捧著眼走了。

鄧法官將真傳教給了趙如海，便對他自己老婆說道：「我今夜必死，我的仇恨，雖身死還是不能不報。不過你得好好的幫助我，我的陰魂才能去報仇雪恨。我這裡有七隻鐵蒺藜，你預備一爐炭火在我床前，將七隻鐵蒺藜擱在炭火裡燒紅。只等我嚥了氣，就拿燒紅了的鐵蒺藜，一隻一隻的塞進我的喉管。我有了這七隻鐵蒺藜，便好去報仇雪恨了。」他老婆道：「燒紅了的鐵蒺藜塞進

喉管，不是你自己受了痛苦嗎？你雖是嚥了氣不知也痛苦，然我如何忍心下這種毒手。你改用別的方法去報仇罷，是這們仇還不曾報得，自身就得先受痛苦，我不願意。」鄧法官著急道。」這是那裡來的話，連你都不知道我的本領嗎？那妖精已有五百多年的道行，這仇很不是容易報復的。除了用這厲害的法子，沒有第二個法子。我此時不曾咽氣，這身體還是我的。只一口氣不來，我就有法術能使我的屍體立刻變成那妖精的替身。你塞鐵蒺藜，不是塞進我的喉管，是塞進那妖精的喉管。你若不遵我的吩咐行事，我死後不但不認你是我的老婆，並且要在你身上泄我的怨氣。

他老婆既明白了塞鐵蒺藜的作用，也就應允遵辦了。鄧法官又叫趙如海過來，吩咐道：「我死後你須在社壇附近守候，看那梨樹的枝葉完全枯落了，方可回家來裝殮我的屍體，含飯的時候，務必仔細看我的舌頭，有針露尾，便得拔出，免我來生受苦！」趙如海自然遵囑辦理。

這夜，鄧法官果然咽氣了。他老婆早已燒紅了鐵蒺藜等候，剛咽氣就用鐵筷夾了鐵蒺藜塞進喉管去。已塞過了六隻了，第七隻才夾在手中，稍不注意，鐵筷子一滑，鐵蒺藜便掉在地下。不知道地下在何時滴了一滴水，鐵蒺藜的一角正落在這點水上。燒得內外通紅的鐵蒺藜，因著了一點兒水，那一角就登時黑了。他老婆以為只黑了半粒米大小的一角，是沒有妨礙的，重新夾起來塞進去。靜候趙如海從社壇回來裝殮。

誰知等一日不見趙如海回來，等兩日也不見趙如海回來。八月間天氣還熱，他老婆惟恐在床上停放的日子多了，屍體難免不臭。因鄧法官曾吩咐，又不敢不待趙如海回來就裝殮。直等到第七日夜間，他老婆睡著做夢，見鄧法官來了，滿面的怒容說道：「你這東西也太不小心了！鐵蒺藜掉在地下，被水浸黑了一角，你難道也不看見嗎？就因為黑了那一角，害得我口吹了七晝夜，方將黑角吹紅。於今我的仇已報了，我的徒弟立刻就回，你安排裝殮罷。」老婆從夢中驚醒，即聽得外面有人敲門。起來開門看時，果是趙如海回來了，對鄧法官的老婆說，在社壇守候那株梨樹，枝葉並不見枯黃，白天也沒有什麼動靜，一到夜間，就聽得梨樹底下，彷彿有人吹火的聲音。此時那梨樹的枝葉，不但完全枯落了，連根幹都象被火燒焦了的一樣，數里以外都嗅得出柴煙氣味。我見師傅的仇已經報了才回來。隨即到鄧法官屍體跟前，撬開嘴唇看時，只見上下牙齒將舌尖咬住，已露出兩分長的針尾。用兩指拈住針尾向外一拖，隨手拔出一口二寸多長的鋼針來。再看喉管裡的鐵蒺藜，已不見了。

後來地方人見那梨樹已經枯死，鋸倒下來，發見樹心中有七隻鐵蒺藜，才知道鄧法官死後，屍體確是變了那梨樹的替身。瀏陽人因此都知道鄧法官被妖精害死，及死後報仇的故事。

孫癩子探詢了一個實在，益發佩服雪山和尚的道法高深，來往得□分密切。只是過不了幾年，雪山和尚便死了。孫癩子因縣城裡羈雜，不便修行，獨自在瀏陽縣境內金雞嶺山上，蓋造了一所茅屋，終年住在屋內潛修苦練，輕易不下嶺來，也不和世俗的人來往。在嶺上經過了若干年。這日，他心中偶然一動，忽想起已有好多年不曾去瀏陽縣城裡玩耍了。即乘興下山，走到縣城裡來。剛走進城，就聽得街上的人紛紛傳說：趙如海今日遇著對頭了！看他還有什麼能為可以逃跑？孫癩子不覺暗自詫異道：「趙如海這個名字，我耳裡聽得很熟，不就是鄧法官的徒弟嗎？我記得他是因不忍拿槍刺鄧法官，所以得了鄧法官的真傳。這瀏陽縣裡，雪山和尚既死，我又隱居在金雞嶺修道，趙如海硬軟工夫都不在人下，有誰是他的對手呢？湊巧我今日下山去何不順便打聽打聽，看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正待找人探問，忽見前面來了一個身材魁偉的和尚，身穿黃色僧袍，上面裸著頭光滑滑的，下面赤腳套著草鞋，右手提起一支黑色很粗壯的禪杖，卻不在地下支撐。杖頭懸掛一個本色的葫蘆，精神滿足的挺胸而走。街上及兩旁店家的人，都很注意似的望著這個和尚。

孫癩子一看，也就覺得這和尚非等閒之輩，不因不由的定睛看著。思量這和尚的年紀，就皮色鬚眉看去，至少也有五□多歲了。精神步履，便是少壯的漢子，也多趕他不上。怎的瀏陽縣有這們一個莽和尚，我是本地人倒不曾見過？正如此思量著，和尚已昂然走過來了。孫癩子就走近看和尚的頭頂，並沒有受戒的艾火癩。臉肉橫生，濃眉火眼，全不是出家人的慈悲模樣。神氣之間，似乎知道街上的人都注目望著他，他自覺要顯得分外精神的樣子。孫癩子又暗自猜疑道：「我看他原不像個出家人模樣，果然是一個不曾受戒的野和尚。多半是個大強盜，因犯了大案，削髮出家希圖避罪的。我既是隱居修道的人，管他是強盜，是好人，橫豎不干我事！我還是去找人探問趙如海的消息罷。」

不過孫癩子心裡雖這們想不作理會，兩眼不知怎的不捨得撇了這和尚不看，跟著掉轉臉一看和尚的背影，登時禁不住吃了一驚。原來孫癩子是個修道已有火候的人，一看這和尚的後腦，便看出是個劍仙。方才所猜疑的完全錯了，也不說什麼，隨即轉身跟著這和尚行走。

和尚出城後，腳步益發快了，若在平时人，無論如何飛跑也追不上。幸虧孫癩子也是修道有神通的人，又是有心要窺探這和尚的行蹤，自然不肯落後。轉眼之間便追了數□里，只見這和尚直走進一座樹林深密的山中。孫癩子停步看那樹林中，隱約有一所很大的寺院，和尚頭也不回的走進那寺院中去了。孫癩子不覺獨自歎息道：「何處沒有人物。我以為雪山師死後、瀏陽便沒有與談道的人了。誰知只離城數□里，就有同道的人居住。目空一切的鄧法官，怪不得處處遇著對頭。我既追蹤到這裡來了，何妨進寺去拜訪這和尚一番。」主意已定，即上山走進寺院去，不知要拜訪的這和尚是誰？趙如海的事究是如何情形？且待第下回再說。